

聯共(布)第十六次 代表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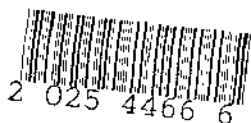


人 民 出 版 社

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

7251.22/35

出
版
社



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

科 斯 金 著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譯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А. КОСТИН
ШЕСТ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ВКП(б)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9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版譯出

目 錄

一	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至第十六次代表大會 期間的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	一
二	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工作與決議.....	二〇
	斯大林關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三五
	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工作總結報告.....	一三〇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總結報告.....	一三四
	聯共(布)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工作總結報告.....	一五九
	工業方面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	一五〇
	工會在改造時期中的任務.....	一五五
三	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意義.....	一五五

一 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至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期間的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

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至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時期中，我國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都起了根本的變化。在此期間，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從社會主義在某些方面的進攻堅決轉為社會主義的全面進攻——既在工業方面又在農業方面實行進攻。

社會主義全面開展進攻，是從布爾什維克黨由限制和排擠富農分子的政策進到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開始的。這一進攻在蘇維埃社會的發展中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社會主義時期。在實踐上，這一進攻表現在：隨着在社會主義成分已獨佔統治地位的工業方面消滅了資本主義成分之後，又在已走上社會主義大規模耕作制道路、即集體農莊道路的農業方面着手徹底根除資本主義成分。

隨着布爾什維克黨之過渡到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蘇維埃政府就廢除了租地法和勞動僱傭法，從而使富農失去了主要的生產基礎——土地和僱傭勞動力。此外，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頒佈了一項取消禁止剝奪富農的法令。富農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並按行政手續把富農從全盤集體化的區域中驅逐了出去。蘇維埃政權的這項法令准許農民沒收富農的牲畜、機器和其他農具轉交給集體農莊。「富農財產被剝奪了。富農財產被剝奪，實與一九一八年資本家在工業方面被剝奪的情形相同，唯一的區別只在於此時從富農那裏沒收過來的生產資料不是轉歸國家，而是轉歸聯合在一起的農民，即轉歸集體農莊。」

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是從社會的舊質態轉變到新質態的突變，按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

布爾什維克黨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表現了我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農民的根本的切身利益。實現這一政策，實際上就意味着在農村中建立新的，即

社會主義的關係，在農業方面確立社會主義。這樣就解決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困難、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即把農民的個體經濟引上大規模集體農莊生產的道路，引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蘇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是以一九二九年經濟建設中所有戰綫上的偉大歷史轉變為標誌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這個轉變過去和現在都是在社會主義堅決進攻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標誌下進行的。這個進攻的特點就是它使我們在我們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各個基本方面，都獲得了許多有決定意義的成功。」●

斯大林同志在他著名的論文「大轉變的一年」中指出了布爾什維克黨的三個有決定意義的成就，這些成就為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成分全面開展進攻創造了一切必要的前提。這些成就，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可歸結為如下幾個基本要點：

一、社會主義競賽和工人突擊運動之廣泛開展，保證了勞動生產率問題的基本解

決；二、首先由於工業總產量的不斷增長而保證了爲建設重工業而實行積累問題的解決；三、基本中農羣衆徹底轉上集體農莊道路，保證了農業集體化問題的解決。

蘇聯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在發展我國全部國民經濟方面所獲得的有決定意義的成就，使我國經濟中階級力量的對比起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根本變化。關於工業中社會主義陣地由於這些成就而如何徹底鞏固起來，可由下一事實看出，即到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召開時，社會主義成分在大工業中已取得獨佔統治地位，而資本主義成分則降到百分之零點七。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成分在大工業方面幾乎已完全被消滅了。

在農業方面，社會主義成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與資本主義成分（富農的生產）的對比關係也起了急劇的變化。由於羣衆性集體農莊運動以及國營農場建設事業的蓬勃開展，結果在一九二九年農業年度終了時就已奠定了以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來代替富農糧食生產的鞏固的物質基礎。這是向城鄉資本主義成分勝利地開展社會主義進攻的可靠的經濟前提。

當時中農業已走上集體農莊的道路。他們情緒上的巨大轉變，使得無產階級專政在農村中的陣地無比地擴大與鞏固起來。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越發鞏固了。千百萬

中農羣衆由於轉上集體化的道路，於是就成了蘇維埃政權真正和牢靠的支柱。

這樣，就在物質上和政治上爲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面進攻創立了必要的前提。實際上也正是這樣，如果說解決了前兩個問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工業內部的積累——就爲進一步擴大投資額提供了辦法的話，那末中農徹底轉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以及農業機器站和國營農場的發展就保證了黨從限制資本主義成分的政策進到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布爾什維克黨也正是這樣做了：黨從限制富農分子的政策進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從而開始了社會主義的全面進攻。

進到在農業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部門中展開了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條件下進行的。資產階級專門家的暗害勾當（在工業方面有工業黨，農業方面有柴揚諾夫分子），採購糧食時富農的怠工破壞，富農對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建設中的積極分子採用野蠻的個人恐怖手段——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手段都爲階級敵人所廣泛採用起來，以挽救他們不可避免的滅亡。

但是，根據英美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的指示而危害我們國家的敵人想中止或阻礙社會

主義向資本主義成分全面進攻的企圖，都是徒勞無益的。

布爾什維克黨排除了一切困難爲這一進攻徹底清除道路。黨在爲列寧斯大林的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的勝利而鬥爭時，當頭擊破了投降主義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無情地痛擊了不惜任何代價力圖破壞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並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右傾機會主義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黨尚未轉而對富農堅決進攻的時候，右傾分子的布哈林——李可夫集團還不敢公開援助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破壞活動，還留作爲反黨勢力的後備。但當黨剛一採取非常手段來對付對蘇維埃政權的各項措施直接實行怠工破壞的富農的時候，右傾分子便公開起來袒護富農。他們把富農經濟的日益衰落說成全部農業的「退化」。爲了挽救富農必然滅亡的命運，他們製造了一種可笑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其目的在於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使資本主義復辟。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說：「很明顯的，布哈林——李可夫集團是個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集團，它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只有形式上的區別，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曾有過某些可能來用所謂『不斷革命』的、叫喊革命的、左的詞句掩

蓋自己的投降主義實質，而布哈林——李可夫集團却因是在黨轉而對富農實行進攻時出來反對黨的關係，已沒有可能掩蓋自己的投降主義面目，便不得不公開地、毫無粉飾地、不戴假面具地保護我國反動勢力，首先是保護富農。」

布哈林——李可夫集團不顧黨中央委員會的嚴重警告，仍然繼續他們的反黨活動。右傾分子的首領們公開提出了新的反黨政綱來反對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採取了怠工主義的辭職政策，想用離開領導崗位的手段來恐嚇黨。反對列寧斯大林所製定的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方針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爲黨所粉碎以後，右傾機會主義者又代之而起。他們立意要用一切方法，首先是用破壞布爾什維克黨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政策的方法去「拯救富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使他們惱怒萬分，於是他們就想出種種卑鄙的冒險計劃，企圖變蘇聯爲國際帝國主義的毫無權利的殖民地。要知道，正是在這一時期，即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間，英法帝國主義者依靠着右傾資本主義復辟分子的投降主義活動而一直計劃着在蘇聯境內進行新的武裝干涉。

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徹底粉碎右傾投降主義分子，就成爲我黨面前最緊要的歷史任務。「正好像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不擊潰投降主義者和工賊，不擊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便不能保證偉大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情形那樣，現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不擊潰右傾投降主義者，便不能保證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勝利。」^①

領導黨進行了反對右傾反對派鬥爭的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中，十分着重地指出了進行兩條戰綫上的鬥爭的必要性，同時要集中火力來反對當前階段上黨內的主要危險——右傾。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四月全會上指出：「反右傾鬥爭，並不是我們黨的次等任務。反右傾鬥爭是我們黨有決定意義的任務之一。」^②

布爾什維克黨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把右傾反對派揭破而暴露他們是潛伏在聯共

① 「斯大林傳略」，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九一頁。

②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三六一頁。

(布)黨內的富農代辦。一九二九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十一月全會認定：宣傳右傾機會主義者觀點的行爲是與黨員資格不相容的。

在爲反對右傾這一主要危險而作堅持的、不調和的鬥爭中，布爾什維克黨把工人階級和廣大貧農中農羣衆發動起來去實現偉大事業的計劃，動員他們在工業與農業方面加緊建設社會主義。

一九二九年春，在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上通過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五年計劃。黨在反對那些支持「最低式的」五年計劃的右傾投降主義者的鬥爭中，堅持了「最高式的」五年計劃。根據這一計劃，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間的投資額規定爲六百四十六億盧布。這筆巨額款項在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分配情形如下：投入工業包括發電站的計有一百九十五億盧布；投入運輸業的計有一百億盧布；投入農業的計有二百三十二億盧布。

根據斯大林同志的論斷，第一個五年計劃乃是用現代技術來裝備我國工農業的宏偉計劃，而且蘇聯工農業的這一裝備過程必須在社會主義原則上進行。斯大林同志說：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我國創立一種不僅能把全部工業，而且能把運輸

業和農業都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改組過來的重工業。」●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採取，在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羣衆間引起了新的勞動高潮，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與政治積極性。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於是就通過了著名的爲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告全體勞動羣衆的宣言，這個宣言在社會主義展開勝利的全面進攻的事業中起了巨大的歷史性作用。

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競賽的旗幟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這正是在烏拉爾機器製造廠、德涅泊爾水電站、克拉馬托爾工廠、哥爾洛夫卡工廠，在柏列茲尼克、索力康姆斯克等處大興建築的年代。在沙皇俄國未曾有過的拖拉機、聯合收割機、汽車、車床等製造廠的建設都迅速地開展起來。位於蘇聯東部的第二個採煤冶金基地——庫茲涅茨礦區也已開始建立。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關於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頭幾年是這樣說的：「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新工業建設，這樣高度的新建設熱忱，這樣英勇的數千百萬

● 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四九五頁。

工人階級羣衆勞動精神。」●

勞動高潮不僅普及到工人階級的廣大階層，同時也普及到正在進行羣衆性的集體農莊建設的千百萬貧中農羣衆。當時正是我國廣泛地展開國營農場的建設和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中起有巨大作用的農業機器站的建設時期。農業機器站和國營農場的工作經驗，很快就使農民羣衆相信了巨大的社會主義經濟較個體農民經濟的優越性和建立集體農莊的必要性。當時，集體農莊成長的速度甚至超過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成長的速度。

由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方面的全部上述工作所準備好了的一九二九年的偉大轉變，爲蘇聯進一步勝利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和迅速地克服技術上經濟上的落後狀態造成了鞏固的基礎。

斯大林同志寫道：

「我們正開足馬力，沿着工業化的道路前進，向社會主義前進，拋棄我們歷來的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三六五頁。

「俄羅斯的」落後性。我們的國家日益成爲五金業的國家，汽車化的國家，拖拉機化的國家。當我們把蘇聯架在汽車上，把農民架在拖拉機上的時候，就請那些以「文明」自誇的高貴資本家們來試試追上我們吧。我們且來看看，究竟哪些國家可以「評定」爲落後的國家，哪些國家可以「評定」爲先進的國家。」●

隨着社會主義對城鄉資本主義成分的大規模進攻，蘇聯的內部狀況就空前地穩定起來，國家的經濟威力和政治威力也壯大起來。根據國家計劃局的統計材料，蘇聯國民收入的增加是：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九點八，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十二點六，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爲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見，在第十五次至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期間，國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將近百分之十五。

在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從沒有過，也不可能這樣迅速的高漲。如所周知，例如英國、美國和德國在世界經濟危機到來之前，只能使國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至八。顯而易見，蘇聯國民收入的增長確實是空前的。

● 斯大林：「大轉變的一年」，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三七六頁。

我國國民經濟的蓬勃發展，是按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集體化這一嚴格確定了的方向進行的。

首先是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呈現出空前的蓬勃發展景象。只要指出下面一點就夠了，即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年度末，在由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計劃的工業中，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生產的比重，就佔工業產品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像石油工業、機器製造業和電氣工業這些最重要的大工業部門的發展則更是走在其他部門前頭。

在這一時期中，工業中社會主義部分的顯著增加是工業上有決定意義的成就。到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召開時，蘇聯大工業中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已超過百分之九十九。於是大工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就在我國全部工業中佔了獨佔統治地位。

由於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蓬勃發展，工業的比重在國民經濟的產品總額中佔了優勢。例如，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全部國民經濟產品總額中工業部分至少要佔百分之五十三，而農業部分則減到百分之四十七。

我們蘇維埃國家已處在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前夜了。

在這兩年半的時期中，農業方面也起了根本的變化。由於依靠着社會主義工業的不